



■陈富强

千峡湖的得名,除了湖区有千座峡湾,主要还是面向全国征集而得。湖名悦耳,但难免让人联想到千岛湖。不过,从自然地理特征看,两湖各有千秋,千岛湖以岛闻名,千峡湖则以峡湾取胜。两湖的形成异曲同工,都是建设水电站筑坝蓄水形成的库区——千岛湖是新安江水电站库区,千峡湖是滩坑水电站库区。

风景好,还得眼见为实。从青田县城中心到千峡湖景区千峡镇,约40公里,行程50多分钟。进入库区,皆为盘山公路,经过电站大坝,湖面陡然升高,窗外闪过连绵青山,原先巍峨高耸的山峰、冷峻的悬崖峭壁,在湖水映照下变成望不尽的湖光山色,千姿百态、美不胜收。

库区蓄水前,千峡湖所在区域分属青田和景宁。按比例,青田区域占大,两地均以山区为主,基本格局“九山半水半分田”。不过,正因为地理位置相对较偏,加上没有工业污染,反倒让这片山水保持了本色,群山环抱,溪水长流,人们安居山间,与朝霞日落为伴,日子过得有烟火气。

过北山跨库特大桥,沿石级曲折而下,从临时码头上船,再来回望大桥,仿佛一道彩虹从湖上跨过。这座大桥为库区蓄水后而建,最大跨度170米,最大墩高116米,墩高和主跨度都创造了浙江之最。

船行湖上,满目皆青山,山与山之间是一条条峡谷,其间有湖水相连。山是筋骨,水是血液,从船上眺望北山镇,街道上的房屋在峡谷间若隐若现,这片库区属于小溪流域,水面倒映青山,颇有一些“高峡出平湖,银镜耀滩坑”的景象。

但在库区蓄水之前,小溪流域并不似如今所见,它曾饱受水灾之苦。

《瓯江志》记载:1912年8月台风,特大水灾,温州、处州两府毁房三十六万余间。景宁“沿溪村落水深丈余,外舍全村覆没”,青田“城内行舟,死者无数,为百年未遇之巨灾。鹤城镇一万四千余人人口,仅存五千余人”。

就小溪流域来说,青田县北山镇是历次水患的重灾区。

位于青田县西南部小溪流域中段的北山镇,是小溪中游的重要水陆枢纽,镇政府驻地白岩,古有“大溪石帆、小溪白岩”之称,是青田、文成、景宁三县的交通枢纽。但白岩村位于小溪峡谷的“锅底”,尤其是小溪上游集雨面积较大,有“两山夹一溪,众壑闹飞流”的峡谷特征,每年雨季、台风期降水集中,容易形成急流洪水。因此,历史上的北山,水患一直是百姓心头挥之不去的噩梦。包括北山镇在内的小溪流域沿岸,山多地少、交通不便、信息闭塞,水患频发,严重制约小溪流域以及青田、景宁两县的发展。

2002年新年刚过,滩坑水电站前期工作人员乘车前往规划中的滩坑水电站坝址考察。他们沿着瓯江岸边的公路向上

游驶去,很快拐进瓯江支流的小溪峡谷。从地形图上看,小溪流域像一条巨龙,龙头、龙身、龙爪清晰可见。从“脾性”上看,它确实是一条巨龙,“温顺”时和颜悦色,“发怒”时吞噬一切。每当雨季或台风来袭,它就露出肆虐的本性,洪水吞噬沿溪的村庄、城镇。

当时,考察人员看到小溪两岸的农村都是一些破旧老屋,几乎没有新房,农村面貌停留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水平。而通往小溪峡谷的公路窄得汽车无法交会,坑坑洼洼的道路就是农村常见的土路。汽车在路面上颠簸,人坐在车里摇晃得东倒西歪。考察人员走进现场,听当地人感叹,囿于“山高路远、交通不便、地阴气寒”的生存环境,小溪流域流传着“火笼当棉

袄,辣椒当油炒,番薯丝吃到老”的民谣,大家内心久久无法平静,返程路上展开热烈讨论,或许滩坑水电站的建设能让这一切改变模样。

的确,滩坑水电站的建设为解决小溪流域水患、改善流域百姓民生,提供了千载难逢的契机。

然而,水电站建设最难的移民问题,滩坑水电站也不例外。工程的库区移民牵涉青田、景宁两个县11个乡镇,83个行政村共5万多人,拆迁各类房屋总面积超过178万平方米,征用各类土地88000多亩,要建设滩坑这样一个大型水电站,除了资金,移民问题如何解决?但彼时,青田、景宁两县地方政府和广大群众都急切期盼建设滩坑水电站,以绝水患、造福百姓。

1999年8月3日,国内一批水利专家齐聚北京,参加滩坑水电站预可行性研究专家咨询论证会议。这次会议上,权威水电专家的发言有力推动了滩坑水电站建设的决策进程。

2008年4月29日,滩坑水电站下闸蓄水。滩坑水库蓄水后,形成干流回水长度80公里、水域面积78平方公里的“千峡湖”。

狭长型的千峡湖,宽窄相间,小型岛屿以及众多半岛纵横交错,水域蜿蜒曲折,湖光山色交相辉映。加上高山湖泊落差较大,山脊线起伏有致,且多石柱、峰丛、峭壁以及像石等,穿行崇山峻岭间,峡谷、湖泊、绝壁、平台等景色相互切换,更显雄奇与险峻。

那天,我们在北山镇的一家餐馆用午餐,品尝千峡湖鱼头,鱼头之鲜,鱼汤之美,其味不可言说。站在北山街道上,可眺千峡湖,原来的北山已沉入湖底,新的北山建在湖面之上。库区移民在山上重建家园,这一湖碧水带给库区百姓的不仅是百年安澜,更让他们看到外面辽阔精彩的世界。

(作者为中国电力作家协会副主席)



■包元安

清晨的阳光撒在父亲脸上,皱纹无处躲藏,像是河床上的裂纹,一道一道,记录着干涸与丰盈的交替。他的头发已经花白,灰扑扑的,像冬天河岸上的枯草,覆了一层薄霜。可他的眼睛还是亮的,那里面好像藏着一条暗河,在看不见的地方汩汩地涌着。

父亲年轻时,像夏天涨水后湍急的河,带着山里下来的凉意和野性。他总是扛着锄头走在田埂上,步子又快又大,我跟在后面得小跑才能追上。他很少说话,只是闷头劳作,锄头起落间,

泥土翻开来,散发出清新的气息。有时他停下来,用手捏一把土,细细捻着,眉头微蹙,仿佛在聆听只有他自己才听得见的声音。那是他在读他的河——土地的河、庄稼的河、一家人生计的河。

河也有咆哮的时候。我15岁那年夏天,因为贪玩,期末考试成绩一落千丈。我以为父亲会打我,或者至少骂我一顿,但他没有。他只是坐在门槛上,沉默地抽着烟,一根接一根。烟雾缭绕着他,像河上的雾气,我偷偷看向他,发现他的眼角有什么东西在闪,亮晶晶的,却又很快被烟雾遮住了。那一刻,我突然觉得那条河在改道,在冲刷新的河床——而我,就是那条新河床。

后来我离开家,到县城读书、工作。每次给家里打电话,父亲总是在电话那头说:“好,都好。”然后便是沉默,长长的沉默,像一条河的源头和入海口之间,那漫长且静默的流程。母亲接过电话说上一阵家长里短,问及父亲,母亲回答:

“你爸在院子里转呢,走来走去的,也不说话。”我想象着他踱步的样子,像一条被堤坝约束着的河,在这头与那头之间来回地流,却从不溢出。

去年回家,陪父亲去江边散步。他走在前面,我落后半步。夕阳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,投在地上,像一条弯曲的河流。风吹动他的衣角,也吹皱江面,他忽然停下来,指着远处说:“你看,那水一直流,流到海里去。”我顺着他手指的方向望过去,只看见一片迷茫的水色,在暮霭里渐渐模糊了。

我明白,父亲的河流从未断流,它只是从地上转到地下,从喧嚣归于沉寂。那河床是他日渐衰老的身体,那水流是他从不言说的爱。它不急,也不停,只是默默流着,穿过岩石般的岁月,绕过人世间的坎坷,一直流进我们心里。

深了,父亲已睡熟,均匀的呼吸声轻而长,像远处河水的低语。窗外的月光洒进来,落在她花白的头发上,竟生出一种水盈盈的光泽。我悄悄地关上灯,让那条河继续静静流淌,慢慢积蓄新的力量,流向未来更好的日子。

(作者为自由撰稿人)

父亲的河流

长日享清欢



■岳慧杰

夏至是二十四节气第十个节气,也是夏季第四个节气,时节特征极具辨识度。此时太阳直射北回归线,北半球白昼时长已达全年峰值,黑夜缩至最短,日照充沛,地气升温速度加快。很多人将夏至视作夏季开端,实则并非如此,节气名里的“至”,释义为极致、穷尽,代表阳气走到顶点,盛夏酷暑自此正式开启,气温、降水、湿热气候都会进入阶段性高峰。

古人观天象察四时,留下诸多描摹夏至天象的诗作。唐代韦应物《夏至避暑北池》有言:“昼晷已云极,宵漏自此长。”诗句精准概括夏至天象规律,白昼自此由盛转衰,往后北半球白昼逐日缩短,黑夜慢慢变长,天地阴阳之气完成一次更迭。自古先民依托天象耕作作息,夏至既是天文节点,也是农耕时节分界点,田间作物进入旺长期,农事管护进入关键阶段。

夏至划定专属三候,对应天地万物的细微变化,自成节气时序。一候鹿角解,鹿属阳兽,感知阴气初生,骨质鹿角开始脱落;二候蝉始鸣,阴气微动,雄蝉感知气候变换,林间开始振翅鸣叫;三候半夏生,半夏喜阴湿环境,盛夏田间沟渠、低洼湿地里,这类中草药破土生长。三候更迭印证夏至一阴生的特质,阳气鼎盛之下,阴气悄然萌生,阴阳制衡构成仲夏自然节律。

经过千年民俗沉淀,夏至形成稳定且接地气的地域习俗,多贴合民生烟火。江南地区夏至恰逢梅雨季,雨热交织,百姓习惯食用清润面食,民间素有“冬至饺子夏至面”的说法。新麦入市,面条易消化,适配闷热天气的饮食需求。北方多地会食用鲜食瓜果,清热祛燥,部分乡间保留夏至祭地的古俗,敬畏天地时序,祈求夏秋时节风调雨顺、作物稳产丰收。

时令吃食,也是古人顺应节气调养身心的朴素智慧。

顺应夏至阴阳交替的特点,仲夏养生遵循护阳敛阴的核心原则,作息起居需贴合自然节律。节气期间昼长夜短,适配晚睡早起的作息模式,补齐午间小憩,缓解夏日困倦,调和脏腑气机。日常穿搭优选浅色棉麻面料,透气吸汗,适配高温天气,减少暑气淤积。户外出行避开正午强光时段,居家可常开窗通风,散去室内湿热气。

夏至运动不宜高强度消耗,宜放缓节奏养护阳气。高温环境下剧烈运动,极易损耗体内阳气,加重身心燥热。日常锻炼优选清晨、傍晚气温偏低时段,选择舒缓运动,动静结合,疏解体内郁热。同时,运动后不宜立刻大量饮水、冲凉,循序渐进平复身心,贴合仲夏养生之道。

“处处闻蝉响,须知五月中。”元稹《咏廿四气诗·夏至五月中》写尽仲夏实景。春风落幕,夏意深耕,夏至是四季轮转的必经节点,不刻意渲染热烈,不避暑暑热绵长,万物顺着日照风雨自由生长,草木繁茂,农事有序,人间烟火稳步前行,四时节律安然往复。

(作者为自由撰稿人)

竞渡之歌

■谢素军

我生长的地方,看不到赛龙舟的壮阔场景。那条穿过小镇的河,太窄、太浅,容不下那样的场面。但多年后,我在一座南方水城,亲身体会到端午竞渡的激情与热烈。

南方水城的江面宽阔,江风带着水汽,拂在脸上,是温润的凉。看台上、江岸边,人头攒动、人声鼎沸。空气中混杂着艾草的清香、粽叶的糯香,还有一点雄黄酒辛辣的味道。喧闹声织成一张绵密的人间烟火网,将每一个在场的人都温柔地包裹其中。

“来了!来了!”人群中忽然有人喊着。我踮起脚,顺着人们手指的方向望去,只见远处水天相接的地方,隐隐约约出现几个彩色的点。那彩点越来越大,越来越分明,渐渐地,能看清是几艘龙舟。它们静静地泊在江心,船头高高昂起的龙头,漆得红的是火,黑的是炭,金的是光,龙须飘飘,龙目炯炯,仿佛下一刻便要腾空而去。船上的桡手们,一个个赤着古铜色的臂膀,头扎各色巾帛,正静静坐着,像一张张拉满了的弓,积蓄着千钧之力。

忽然,一道白光闪过,裁判手中的旗子落了。几乎同时,鼓声便“咚”地一声炸开了。那一声,不像响在耳畔,倒像是擂在人的心口上,震得人浑身一激灵。随即,鼓点便如骤雨般泼洒下来,“咚咚咚,咚咚咚”,一声紧似一声,一声烈似一声。几艘龙舟像受了惊的蛟龙,猛地窜了出去。船头激起雪白的浪花,船尾犁开深深的水痕,桡手们桨起桨落,整齐划一。桨叶入水,是“刷”的一声轻响;出水,是“哗”的一阵水花。密集的声音汇在一处,便成了激越、雄壮、令人血脉偾张的

“交响”。

看着看着,我的眼睛渐渐有些模糊了。那飞速倒退的龙舟、上下翻飞的船桨、擂得震天响的鼓,都化作流动的光与影。我仿佛看见,这不息的奋争并非只在这一条江上,也并非只在今日。千百年来,在这片苍茫的土地上,一代代人就是乘着这样的舟,击着这样的水,去追逐一个个江面之上的目标。那挥桨的手臂,不仅仅是为夺标,那鼓声里的呐喊,也不仅仅是为助威。那里面似乎藏着一一种更古老、更深沉的奋楫争先的精神。

鼓声最急时,龙舟离人群最近。我能看清桡手们脸上绷紧的肌肉,能看清他们眼中燃烧的火焰,能看清汗珠沿着他们黝黑的脊背滚落,瞬间便被江风吹散。水花溅得老高,在阳光下闪着七彩的光,落到人身上,凉沁沁的。人群的呐喊声、鼓声、桨声、水声混在一处,直冲云霄,仿佛要将那晴朗的天空也掀翻一个角。

终于,夺标的一刻到了。冲在最前面的那艘龙舟,龙头抢先撞过终点。鼓声戛然而止,随即

爆发出更响亮的欢呼,从江上、岸边、看台,排山倒海般涌来。获胜的桡手们举桨欢呼,有人兴奋地跳进水里,有人激动地仰天长啸……

江面渐渐恢复平静,只有几道长长的水痕悠悠散开,证明方才那场惊心动魄的搏杀。人群也像潮水般缓缓退走,而我倚着栏杆,久久不愿离开,江风吹来,衣服上的汗湿了又干,凉意渐生。刚才那沸腾的鼓声,仿佛还留在耳蜗深处,嗡嗡作响,手里提着的粽子此时早已凉透。望着远去的人群、平静的江面,我忽然觉得,刚才那一切真像一场盛大的、金光闪闪的梦。梦里,有千紫齐飞的豪情,有万人一心的力量,有与天地竞速的酣畅……

在一年的寻常日子里,我们沉默不语,像平日静泊在岸边的龙舟。而端午时的竞渡,却是一个纵情欢歌、奋起直追的理由。这盛典提醒我们,平凡又简单的生活中永远奔腾着一条不曾干涸的、充满力量的河流,要用心去感受那澎湃的脉动。

(作者为自由撰稿人)